影子研究(試用版)

【階段0】扭曲的和平與雙胞胎的統治 1
【第一階段】扭曲的邏輯與狹隘的自尊心 7
【第二階段】羞辱性的踢襠與尿失禁 11
【第三階段】完全暴露的純白色內褲 16
【第四階段】班上女生用電動按摩器霸凌學生 21
【第五階段】灌腸 26
【第六階段】肛塞套在褲子外面 31
【第七階段】灌腸後進行肛門塞入和電按摩。 37
【第八階段】走廊隨地大小便 42
【第九階段】灌腸後殘留的氣味 48
[Phase.10] 制裁 53
【階段11】完全寂靜 59
【最後階段】姊姊幫我灌腸，塞入栓劑，以及甜甜的麻木感 64
【額外階段0】在桌角自慰 76
【額外階段 1】灌腸肛門自慰 81
【番外篇】愛森 87

【階段0】扭曲的和平與雙胞胎的統治

在學校操場角落的一棵大樟樹下，我的雙胞胎妹妹海姆正在接受一位我不認識的男學生的告解。
我當時手扶著四樓教室的窗戶，茫然地向下望去，看著眼前的景象。
“...再次？”
距離太遠，聽不到他們的對話，但也沒必要看到結局。
海姆的表情始終沒有變化，只是耐心地等待對方說完。
然後，他簡短地說了幾句話，雙手交叉，做了一個「X」形手勢（表示缺陷、錯誤或刪除），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現場。
當被拒絕的男孩跑進學生人群時，我輕輕嘆了口氣。
她神秘莫測、超凡脫俗的氣質，以及她那如同洋娃娃般完美無瑕的五官。
顯然，這反而激發了男學生們的佔有慾和征服欲，海姆一直很受他們歡迎。
然而，他似乎對人沒什麼興趣，拒絕了所有人的所有提議。
“...我對此不感興趣。”
他總是用一句話來否定一切，這肯定讓對方非常惱火。
然而，最反感他冷漠態度的卻是他身邊的女孩們。
我聽到教室各個角落傳來令人不快的耳語和閒言碎語。

“她怎麼了？她玩弄男人。”
“他太自命不凡了，真讓人惱火。”
連她們喜歡的男學生也迷上了海姆，卻被她一聲不吭地拒絕了。
那種嫉妒和仇恨最終變得陰暗、晦澀，並指向了海姆。
這種不滿情緒自然會升級為隱藏的騷擾。
上週一，有人在海姆百貨公司的鞋架裡發現了幾片刮鬍刀片。
週三，人們發現教科書和筆記本被撕成碎片扔進了垃圾桶。
星期五，他的辦公桌抽屜裡塞滿了腐爛的垃圾。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誰幹的。
犯罪者巧妙地利用了監視器的盲區，並選擇了無人看管的時間犯案。
通常情況下，一個人會變得不信任他人，要麼放棄抵抗默默哭泣，要麼逃學。
然而，我的雙胞胎妹妹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定義。
「……餵，白夢。」
上週五下午放學後，海姆站在他被翻得亂七八糟的桌子前，悄悄地叫住了我。
“是的，什麼事，海姆？”
“……收集證據真是一件麻煩事。”
“沒錯，找出罪魁禍首很困難。”
“……我已經盡力了。”
「謝謝你的辛勤工作，海姆…”
一種卑鄙陰險的欺凌行為。
我原以為這次連海姆也得認輸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二天，也就是上週一，發生的那場惡夢般的場景。
早上班會開始前，海姆悄悄地關上教室門，並從裡面鎖上了。
然後，他隨意地拿起講台旁的一張金屬折疊椅。
「海姆？你在幹什麼…」
海姆不顧我的勸阻，徑直走向坐在前排的1號學生和他在一起的男孩。
然後，毫無預警地，他用盡全力把折疊椅猛地砸向男孩的臉。
一聲沉悶的撞擊聲和一聲淒厲的尖叫聲在教室裡迴盪。
“啊啊啊啊！？”
海姆隨後用椅子猛擊男孩的頭部，男孩的頭被打裂，鼻骨碎裂，鮮血噴湧而出。
「……次」
海姆甚至沒看她一眼，就一把抓住了2號學生的頭髮。
他毫不猶豫地將臉猛地撞向桌角。
隨著一聲可怕的悶響，鮮紅的血液染紅了白色的指紋。
“啊……！住手！不是我！我什麼都沒做！”
“縱容霸凌行為同樣有罪。”
如果你不知道誰是罪魁禍首，那就從上到下把班上所有人揍一頓。
這就是海姆最終得出的暴力答案。
懲罰所有嫌疑犯。
教室裡頓時陷入一片恐慌，同學們臉上一個接一個血流成河的可怕景象映入眼簾。
“餵，你這個賤人！別為所欲為！”
兩個身材魁梧、頭髮染得鮮豔的男人擠過人群，威脅著海姆，並迅速拉近了與他的距離。
她們是女生團體的跟班，而且常常對男生進行陰險的霸凌。
“嘿，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當那人走近準備有所行動時，海姆漫不經心地把手中拿著的折疊椅扔到了一邊。
然後，他毫不猶豫地從口袋裡掏出一把電擊槍，抵在領頭男孩的脖子上，發出了一聲巨響，電擊將他擊倒。
“啊，啊啊啊啊！？”

“圖片？”
海姆抓住那人抽搐倒地時短暫的猶豫，將藏在口袋裡的警棍猛地揮向另一個男孩的頭部。
“哇！？”
驚慌失措的男孩高舉雙手過頭頂，拼命想要擋住警棍的擊打。
然而，來自上層的攻擊只是誘餌。
敵人的注意力轉移到上方的那一刻，海姆用盡全力踢了男孩的襠部。
“呃……！？”
男孩蜷縮在地上，痛苦地摀著下體，海姆鎮定地撿起了他之前丟棄的折疊椅。
然後，他使出渾身解數，輪番猛擊倒在地上的兩個男人的頭部，每人三次。
砰！砰！一聲沉悶的金屬撞擊聲響起，鮮紅的血液從他的頭頂噴湧而出，將地板染成了紅色。
「他歇斯底里地發作了！救命啊！」
“開門！開門！”
驚恐的學生們四處奔逃，拼命想要逃脫，但海姆用他改裝過的氣槍朝任何靠近門口的人的臉部開槍。
"Gyaa"
五個，然後六個，他們倒在了血泊中，最後，7號學生的臉部被打了一拳，倒在了地上。
意識到自己很快就要被罰了，周圍的學生開始大聲喊叫，試圖保護自己。
「好、好的！我會告訴他們的！我會告訴他們的，所以請你們住手！」
“是他們幹的！他們四個都是！”
“沒錯！那四個人把刀具和垃圾放進了鞋櫃裡！”
“我看到了！所以請不要打我！”
真正的罪犯很快就被無辜的學生揭露了出來，他們為了自保，不想自己沾滿鮮血。
被指認為犯案者的四名女學生臉色蒼白，全身顫抖不止。
“……是的”
海姆拖著手裡那把沾滿血跡的管椅，朝他們四個人走去。
「不、不！我們只是在報復他們剛才的嘲笑……啊啊啊！？”
海姆甚至沒給他機會說完藉口，就毫不留情地把折疊椅搬了下來。
一次又一次。
海姆的機械攻擊持續進行，直到四人奄奄一息，面目全非。
教室裡瀰漫著血腥味和尖叫聲，年級主任和體育老師終於破門而入。
海姆自然而然地被立即帶到了輔導室。
但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對海姆有強烈感情的男學生們團結起來，開始採取行動。
「海姆女士遭受了可怕而陰險的霸凌！」
「那是過度自衛……不，那是正當防衛！」
“是那四個女孩先主動的！”
男學生們的有力證詞與學校出於自保目的想要掩蓋「前所未有的重大醜聞」的動機完全吻合。
因此，海姆的行為被視為「在極端情況下的合法自衛」。
四名受重傷的女孩以及幾名無關人員被送往醫院，而海姆則被允許「平靜地」返回教室，只受到了「嚴厲警告」。
“……呼……”
光是想想就讓我頭痛。
當我把目光從窗外轉回教室時，門嘎吱一聲開了，海姆走了進來。
我剛剛拒絕了那份供詞回來。
她的製服一塵不染，表情依然像往常一樣難以捉摸。
然而，每當她邁出一步，周圍的學生都會畏縮、僵硬，並迅速躲開，彷彿受到了驚嚇。
一個沒有霸凌、和平的課堂，是透過壓倒性的暴力手段實現的。
這就是當時這間教室的日常作息。

“歡迎回來，海姆。”
“……我回來了，希羅姆。”
海姆在辦公桌前坐下，懶洋洋地把手肘搭在桌面上。
“所以你又甩了另一個男人，是嗎？”
“……是啊，因為它礙事。”
“你還是一如既往地冷酷無情。”
“...並不真地。”
我們簡短地交談了幾句，我則靜靜地觀察著周圍的環境。
班上已經沒有人會公開反對海姆了。
然而，被恐懼壓抑的怨恨卻像更深邃、更陰險的岩漿一樣翻騰湧動。
明目張膽的騷擾已經停止，但竊竊私語的流言蜚語卻從未消失。
“嘿，你看到了嗎？她今天又甩了另一個男人。”
“說真的，他們以為自己是誰？”
“即使她是個暴力的女人……”
“老師們是不是對他太寬容了？”
“肯定出了什麼事。有傳言說她和副校長有染。”
低聲細語，暗藏惡意。
海姆一定也聽到了，但她連眉頭都沒皺一下。
「……餵，白夢。」
“是的，是什麼事？”
“...吵雜”
“是的，沒錯。但即使是學校也無法保護他們免受比這更嚴重的暴力侵害。”
“...我知道。”
海姆開始望向窗外，似乎興致缺缺。
對她來說，周遭人的嫉妒和侮辱大概就像蒼蠅嗡嗡叫一樣無關緊要。
但我知道。
這種不正常的沉默和扭曲的和平終有一天會崩潰。
教室裡瀰漫著恐懼，竊竊私語隱藏著毫不妥協的殺意。
我們就像坐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上。
“……哈”
我忍不住長嘆一聲，今天我已經不知道嘆了多少次氣了。
“希羅姆，你怎麼了？肚子痛嗎？”
“不，海姆。當你的兄弟只會讓我胃潰瘍。”
“……真奇怪。”
海姆微微歪了歪頭，然後癱倒在桌子上，閉上了眼睛。
說實話，有個如此無憂無慮的姐姐，總是讓我吃虧。
教室角落裡，一群女生正用充滿殺氣的眼神盯著我。
他們的眼神中不僅有恐懼，還有更深的怨恨。
沾染了鮮血的解決方案無法帶來根本的解決方案。
他們只會埋下悲劇的種子。
下一次爆炸發生時，我能保護海姆和我自己嗎？
氣氛沉重，警鈴在校園空蕩蕩地響著。
我用手指按了按眉心，思索著即將開始的令人不安的日常生活。
“……哎呀，真是麻煩。”
那些低語聲，無人聽見，悄無聲息地消散在教室冰冷的空氣中。
我身邊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海姆規律的呼吸聲。
這真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我不敢放鬆警惕，總想知道誰會採取下一步行動。

我感覺教室裡的溫度突然下降了。
即使鈴聲已經停止，竊竊私語的閒言碎語也沒有完全消失。
它像詛咒一樣縈繞在這個房間裡。
我只能祈禱海姆永遠不要再拿起那把折疊椅了。
身為雙胞胎中年紀較小的那個，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似乎會一直持續下去。
教室門開了，班主任走了進來。
老師的臉上也滿是恐懼。
學生和老師們都在試圖揣摩海姆女孩的情緒。
一所不尋常的學校，一個不尋常的班級，還有一個不尋常的姐姐。
在這一切之中，我每天都忍不住嘆息。
午餐時間，另一名男學生可能會指責海姆。
於是，女孩們的嫉妒心與日俱增。
我仍然沒有辦法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我只能在海姆身邊守護著她。
“……希羅姆，你太吵了。”
“啊？我什麼都沒說。”
“……我內心的聲音太吵了。”
“……請不要說如此荒謬的話。”
我們簡單交談了幾句，然後把目光轉向站在教室前面的老師。
課程開始了。
然而，沒有一個人在認真聽課。
大家都只希望這段時間能夠平安度過。
那段扭曲的時光緩緩流逝。
海姆再次閉上眼睛，安然入睡。
我凝視著她美麗的側臉，思緒飄忽不定。
我應該保護她，還是我應該保護我身邊的人免受她的傷害？
答案依然難以捉摸。
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在這所學校的日子遠非平靜。
翻動課本的聲音在寂靜的教室裡迴盪。
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微弱地啜泣。
那很可能是最近襲擊事件中受傷並受到精神創傷的那名學生的物品。
沒有人能怪罪海姆，反而加劇了人們的恐懼。
這就是海姆所創造的「和平」。
一種完美卻又極具破壞性的和平。
我按了按筆尖，在手上的筆記本上隨意畫了幾條線。
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時，我注意到他手微微顫抖了一下。
姊姊的氣場如此強大，甚至撼動了成年人的權威。
這既令人自豪，又令人恐懼。
窗外，秋風吹拂著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響。
天空湛藍無垠，萬裡無雲。
與教室裡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天空美得令人窒息。
“……哈”
今天，這聲嘆息彷彿是第N次發出的懇求。
海姆一動也不動。
她眼中的世界可能與我們所看到的完全不同。
她對善惡的標準，她對得失的計算——一切都按照她自己獨特的規則運行。
那些被捲入其中的人，身邊的人肯定不會對此感到高興。
即便如此，我相信我的角色是成為她唯一的盟友。

因為我們生來就是雙胞胎，所以我們無法逃脫這個命運。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現狀。
短暫的喘息之後，下一場事件即將發生。
我打開筆記本，開始機械地抄寫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內容。
周圍人的目光讓我感到難受。
身為海姆的弟弟，我也感受到了一種似乎既恐懼又輕蔑的目光。
我已經習慣了，但這感覺並不好。
即便如此，我還是盡力表現得冷靜。
如果我們表現出任何痛苦的跡象，他們可能會趁虛而入。
我將運用我的智慧，守護海姆用暴力建造的城堡。
一種奇怪的角色劃分開始形成。
鈴聲響起，下課了。
老師離開講台，離開了教室，彷彿在逃命。
學生們頓時放鬆下來，紛紛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自然而然，他的大多數同學都避免靠近海姆的座位。
只有海姆的粉絲和追隨者才會接近他。
「……海姆，快醒醒。該休息了。」
「……嗯……啊……」
看著妹妹揉揉眼睛起身，我又嘆了口氣。

【第一階段】扭曲的邏輯與狹隘的自尊心

放學後，在安靜的走廊裡，我在洗手台洗了臉，用毛巾擦乾臉時，不禁嘆了口氣。
海姆被老師叫去輔導室了，而我獨自一人正往教室走去。
在安靜的走廊裡，傳來多雙室內鞋敲擊地板的聲音。
我停下腳步時，四個女學生擋住了我的去路。
他們臉上寫滿了明顯的敵意和不滿。
阿子站在中間，伊娜和烏莉站在她兩側，最後面是艾子，她雙手交叉放在胸前。
“……你需要什麼嗎？”
當我輕聲詢問時，領頭的阿科拂開頭髮，哼了一聲，彷彿在說：1我向前踏了一步。
“餵，白郎君？我有件事想跟你談談，可以嗎？”
“……你想跟我談談嗎？”
“是的，關於你姐姐的事。”
彷彿受到亞子的話的啟發，伊娜皺起了眉頭，流露出不滿。
「嘿，海姆，你完全破壞了課堂氣氛。你意識到了嗎？”
“大家都嚇得連上學都不敢去了，對吧？這太奇怪了。”
尤里用力地點頭表示同意，然後輕蔑地看了我一眼。
“他威脅要對所有人使用暴力，老師們也不敢出聲。真是難以置信。”
“所以，白夢，讓你妹妹好好向所有人道歉吧。”
阿子抱臂而立，居高臨下地說道，彷彿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要求。
“讓你的弟弟白武好好跟他談談，告訴他不要再在課堂上惹是生非了。”
我獨自站在那裡，四人壓迫性的目光彷彿穿透了我的全身。
說實話，考慮到我們體格上的差異，我沒有足夠的威懾力用力量把他們推開。

我和海姆的身高都只有150公分左右(我不喜歡海姆比我高1公分)。
她的身材比較嬌小，體型與其他同齡女學生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他的男性體格還不夠發達，被四個女孩圍繞著，更讓他顯得有些威懾力。
但我卻無法阻止內心深處湧起的那股冰冷的怒火。
“……你說要道歉？”
“沒錯。既然是家人，你也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這不公平。”
我平靜的反駁讓阿子驚訝地挑起了眉毛。
“……嗯？這有什麼不合理的？”
「順序顛倒了。是你先開始對海姆進行陰險的欺凌。”
我剛把話說清楚，身後的繪子就提高了嗓門，聽起來很不高興。
“什麼？！你在說什麼？這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無關緊要？你真能這麼說嗎？”
我挺直了腰背，依序回頭看了看他們四個人。
「是誰在鞋櫃裡放了剃須刀片，劃破了課本，還在課桌裡塞滿了垃圾？然後，趁著找不到肇事者，全班同學都對此議論紛紛，覺得很有趣？”
“那是因為他太傲慢了！”
伊娜無意間脫口而出自己的真實感受，但很快就安靜了下來，儘管為時已晚。
「傲慢無禮並不能成為訴諸暴力和騷擾的理由。我承認海姆的手段極端，但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惡意造成的。是你自作自受，現在你承受了後果，卻裝可憐，還要求道歉——這真是極其自私。”
他一口氣說完這些話，阿科的臉氣得漲得通紅。
“餵，你……！別因為你是我弟弟就驕傲自滿！”
“我沒有誇大其詞，我只是在陳述客觀事實。”
“這是真的嗎？！他做的簡直就是赤裸裸的暴力！”
“那麼，你們在幕後究竟做了些什麼？那不就是陰險的欺凌嗎？”
看到我毫不動搖的立場，尤里威脅地向前傾身。
「你這小鬼，不准這樣跟我頂嘴！」
「小孩子」這個詞讓我感到刺痛。
我的確個子矮，比海姆矮大約 1 公分(我對此感到很自卑)，而且和他們相比，我的身材也比較纖細。
客觀來說，我獨自站在這裡，處於極度不利的境地。
如果那四個人想對我動手動腳，他們很容易就能製服我。
那一瞬間，我的腦海中閃過「海姆」這個名字。
如果我說，“如果你們敢碰我一下，海姆就不會保持沉默”，他們可能會害怕而逃跑。
如果我們以海姆的暴力傾向為背景，或許就能一舉解決所有問題。
即使我張開嘴，也無法說出那些話。
身為男人，我也有我的自尊心。
無論我多麼渺小、多麼不可靠，我絕對不想做像躲在姐姐的陰影下，利用她的名義威脅別人那樣可悲的事情。
除非我能站起來，用自己的語言面對眼前的敵人，否則這一切都毫無意義。
“體型大小完全無關緊要。我個人認為，我拒絕你的要求。我絕對不會讓海姆向我道歉。”
“……這話是什麼意思？你真的明白自己的處境嗎？”
阿科用低沉、冰冷、充滿威脅的聲音說。
“你難道不知道趁你姐姐不在的時候惹我們生氣會發生什麼嗎？”
“想打就打吧。”
我直視著阿子的眼睛。

「然而，在那一刻，你們也和海姆一樣，成了‘加害者’。你們從那些躲藏起來騷擾他人而不留下任何證據的懦夫，降級為真正的施暴者。”
“呃……！你……！”
阿子緊緊握著拳頭，全身顫抖，看起來隨時都會抓住我。
Urie和Ina的臉上都充滿了憤怒和羞辱的表情。
我的身體因恐懼而微微緊繃，但我堅決不肯移開視線。
我靠自己站穩了腳步，不再依賴姊姊的幫助。
那是我對自己許下的堅定決心。
氣氛緊張到了極點，走廊裡一片寂靜。
我和阿子之間繼續著激烈的、幾乎火花四濺的眼神交流。
“……嘖。”
阿科用舌頭發出了一聲低沉而清脆的咂舌聲，打破了沉默。
她怒視著我，眼神充滿了殺意，然後吐出這樣一句話：
“這太糟糕了。他們每個人都瘋了。”
“……沒錯。真是如出一轍，有其兄長之長。”
伊娜同意了，脫口而出這些話。
“太噁心了。光是想到它就讓我反胃。”
尤里也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彷彿我是什麼骯髒的東西。
“我走了。跟他那樣的人說話毫無意義。”
阿子轉身開始走，邁著沉重而粗糙的腳步。
剩下的三人也跟著她，用惡狠狠的眼神看著我。
“……記住這一點。別以為事情會就此結束。”
最後，繪子留下了臨別贈言，四人消失在走廊的轉角處。
走廊上再次恢復了寂靜。
“……呼……”
確認聽不到他們的腳步聲後，我背靠著牆，深深呼出一口氣。
緊張感突然消失，我感覺自己的膝蓋微微顫抖。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當時真是太傲慢了。
如果他們失去理智攻擊我，我不可能毫髮無傷地逃脫。
但我沒有提及海姆的名字就逃跑，這讓我感到一絲小小的自豪。
向窗外望去，落日將學校建築染成了耀眼的紅色。
一道血紅色的燈光在寂靜的走廊上投下一道長長的、詭異的影子。
一種難以言喻的陰鬱氣氛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相反，我可能加劇了他們的不滿，火上加油。
不滿和仇恨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潛伏得更深，並有可能演變成更邪惡的東西。
這所學校的氣氛已經瀕臨徹底腐敗的邊緣。
“……事態發展令人不快。”
我喃喃自語，然後用手按住額頭。
我得回教室了，可是我的腿感覺很沉重。
接下來，那四個阻擋我的人會做什麼？
海姆已經沒有勇氣直接與他們對抗了。
因此，目標就是……我。
儘管我明白參與其中的風險，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感到後悔。
身為海姆的弟弟，身為一個男人，我能夠堅守我不能逾越的底線。
“……希羅姆？”
突然，一個熟悉的低沉聲音從我身後傳來。
當我轉身時，海姆靜靜地站在那裡，他剛從職業指導辦公室回來。

“海姆，歡迎回來，你來得早。”
“……是啊，談話很快就結束了。”
海姆目不轉睛地盯著我的臉。
“……出什麼事了嗎？”
“不，什麼也沒有。”
我強顏歡笑，搖了搖頭。
“我有點累了。”
“……是的”
海姆沒有繼續追趕我，而是走到我身邊繼續走。
她比我高1公分。
雖然只有 1 公分的差距，但當我們並肩走的時候，這微小的差別還是讓人有點沮喪。
她的側臉始終面無表情，讓人無法看穿她的內心想法。
她不可能知道我曾經受到那些女孩的騷擾。
我覺得沒問題。
我的戰鬥只能由我一個人面對。
我們並肩走在安靜的走廊上。
其他班級裡那些不喜歡海姆的學生一看到我們就臉色蒼白，蜷縮在牆邊。
他們彷彿在為野獸開路。
另一方面，海姆的一些粉絲則向他發出熱情洋溢的愛意呼喊。
這詭異的一幕正是我們當下的現實。
「……餵，白夢。」
“什麼事，海姆？”
“……我餓了。”
“唉…我回家後做點什麼吧。”
“……是的”
我們一邊閒聊著瑣事，一邊回到教室，拿起書包。
留在教室裡的學生的目光令人感到刺痛。
阿科和其他三個人也坐在教室的角落裡，但當她們與我對視時，她們連掩飾的惱怒都沒有，就把臉扭開了。
我沒有錯過他們眼中深處燃燒的餘燼般的怨恨。
下一場衝突肯定不會太遠了。
放學後，我們一起沿著上學的路走，沐浴在夕陽的餘暉中。
影子拉得很長，似乎沒有盡頭。
“……今晚吃什麼？”
“你想要什麼？”
“……蛋包飯。我更喜歡牛肉燉醬。”
「好的，我明白了。我想知道是否還有剩餘的雞蛋…”
儘管我假裝一切正常，但我的內心依然沉重而沮喪。
課堂氣氛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我明天還得再去這所學校，身上帶著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未爆炸彈。
一種不祥的預感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然而，我還是繼續和海姆並肩走著。
即使我渺小且不可靠，我也不能放棄。
我緊緊握住拳頭，緩緩吐出一口氣。
風吹過，吹動著路上的落葉。
隨著秋意漸濃，我們周遭的世界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冷。
在這所言語攻擊和肢體暴力交織的學校裡，我的自尊心能走到哪一步？
心中充滿未解的疑問，我沿著姊姊稍微走在前面的影子走著。

太陽幾乎完全落山了，路燈開始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
回家的路感覺比平常長很多。
“……希羅姆，你走得真快。”
“哦，對不起，我剛才在想事情。”
“唔…”
我放慢速度，與海姆的步伐一致。
我眼角的餘光再次瞥見了那1公分的身高差。
我發現自己竟然希望自己能快點長高，這完全不像我的個性。
我至少想從一個受人尊敬的人變成一個可以瞧不起別人的人。
這是他作為男人的一種小小的自尊心的體現。
我回到家後，打開門，走進安靜的門廳。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兩個聲音在空蕩蕩的房子裡悲傷地迴盪。
這是唯一一處避難所，與那所扭曲的學校隔絕。
我放下包包，走向廚房，繫上圍裙。
當我打開冰箱時，發現剩下的雞蛋只夠兩個人吃。
“嘿，我會做蛋包飯。”
“…我做到了。”
看著海姆深深地陷進客廳的沙發裡，我拿出了一個煎鍋。
做飯的時候，我可以避免去想不必要的事情。
刀切洋蔥的聲音有節奏地迴盪著。
阿科和其他人臨別時的話語一直在我的腦海中迴響。
記住：別以為事情會就此結束。
他們接下來會採取什麼策略？
不是直接的暴力，而是更深層的心理攻擊，一種陰險的手段。
他們可能會以我為目標，試圖動搖海姆的決心。
或許這是一個涉及全校的重大議題。
無論他們使用什麼戰術，我都決心獨自面對他們。
平底鍋裡翻炒番茄醬飯的香味瀰漫開來。
“……聞起來很香。”
海姆不知怎麼地來到了廚房門口，探出了頭。
“馬上就好，請坐下稍等。”
“……是的”
我看著妹妹靜靜地走回去，開始煎薄薄的蛋餅。
在這種扭曲的日常生活中，沒有人知道這份和平能持續多久。
但我會用自己的方式守護這份平凡的日常生活。
當我把蛋包飯裝盤時，我下定了決心。

【第二階段】羞辱性的踢襠與尿失禁

放學後，安靜的教學大樓裡，我背著書包，正前往一樓的男生洗手間。
海姆還在教室裡，做老師佈置的額外作業。

上完洗手間後，我剛轉過街角準備回家，突然，我的下背部遭到來自後方的猛烈撞擊。
“呃……！？”
我本來就個子小、身子輕，還來不及反抗就被重重地摔倒在地。
我摀著疼痛的膝蓋，試著站起來，突然眼前一黑，手臂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抓住。
“白郎君，請你過來一下。”
“你在幹什麼...！”
我還來不及弄清楚發生了什麼，就被拖進了一間光線昏暗的女廁。
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把我困在了狹窄的空間裡。
站在我面前的是昨天的四個女孩——Ako、Ina、Urie 和 Eiko。
阿子手裡拿著疊得整整齊齊的女式校服裙和水手服。
“穿上這件衣服。你和海姆是雙胞胎，所以你們長得一模一樣，對吧？”
“……你們究竟在密謀什麼？”
“我要讓你穿上這身衣服，爬到地上求我原諒。”
伊納露出了討厭的笑容，舉起他的Masuho手機（我一直把智慧型手機稱為「Masuho」）的攝影機對著我。
“我要拍一段海姆低頭道歉的視頻，然後把它傳遍整個互聯網。”
「沒錯。我們要徹底摧毀那個女人的自尊心。快點，趕緊把它脫掉！”
尤里抓住我的肩膀，伸手想撕掉我的衣服。
我站在女廁隔間前，無路可逃，怒視著他們，汗流浹背。
我拒絕。
遭到斷然拒絕後，四人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怒火中燒的臉頰。
“餵！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現在是什麼處境？！”
“我明白。但我絕不會與這種懦弱可悲的捏造行為合作。”
“你這小鬼真沒禮貌……！”
阿子怒氣沖沖地對我大喊，但我冷冷地回應了她。
“無論你怎麼威脅我，都沒用。這樣的舉動只會讓你的愚蠢變成痛苦。”

濺！ ！

我還沒說完話，就聽到一聲像水袋重重摔在地上的聲音，一股異樣的電流從下往上貫穿我的下體。
“圖片…？”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無法處理剛才發生的事。
阿科用盡全力，用腳背踢了我的股間。
在最初的一瞬間，完全沒有疼痛感。
然而，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下腹部深處，支撐人體核心的重要區域，受到了「某種致命的損傷」。
緊接著，一股如同地獄般的劇痛襲來，將我徹底吞噬。
“啊……！？！？！”
一聲無聲的尖叫卡在了氣管裡，呼吸完全停止了。
一陣劇烈的疼痛襲來，這是我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
不只是皮膚或肌肉的疼痛；而是一種劇烈的、破壞性的灼熱感，感覺就像一束束神經被直接燒穿，我的整個內臟器官都被壓碎了。
一陣噁心感從胃部深處湧上來，我的眼前瞬間一片空白。
我的大腦進入了排斥模式，我身體裡的每個細胞都開始發出警報，彷彿快要瘋了一樣。
我再也站不住了，癱倒在地。
“啊……啊……啊，啊……！！”
身為男人的自尊，我的理性思考能力——一切都在一瞬間消失。

疼痛如此劇烈，以至於我的身體不由自主地蜷縮起來，像蝦子一樣彎腰在地板上扭動。
她雙手拼命地摀住下體，試圖透過施壓來緩解疼痛，但即使是指尖最輕微的震動也會讓她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
「啊啊啊…… …
我不再在乎羞恥、名聲或其他任何事。
他眼中湧出大顆淚珠，口水止不住地從嘴角滴落，弄髒了地板。
鼻涕都流到臉上了，我只能發出像「呃，啊」這樣動物般難看的呻吟聲。
一種可怕的恐懼感——我的睪丸可能已經在我的兩腿之間爆裂——以及下腹部灼熱的疼痛，不斷地折磨著我。
每次呼吸，腹壓都會增加，每次都會傳來一陣劇痛，讓我感覺自己快要失去意識了。
我第一次遭受要害部位重擊時，我的精神徹底崩潰了。
“哈哈！你看到了嗎？！他一擊就倒下了！”
“哇！踢襠真的管用！”
“呃，真噁心！他流口水，流鼻涕，真是太噁心了！”
就連樓上女孩們的嘲笑聲聽起來都有些模糊，彷彿發生在遙遠的世界。
就在那一刻，我繃緊了全身每一塊肌肉，試著忍受疼痛。
我腹股溝和下腹部深處的緊張感突然達到了極限。
（什麼……不可能……？）
我原本打算去上廁所，但我的膀胱已經滿了。
由於劇烈疼痛和下腹部的強烈壓力，括約肌反射性放鬆，導致不自主排尿。
我的下體突然變得滾燙，一股溫熱的液體從我拼命想按住的雙手間滲了出來。
一股暖流如同熱水緩緩滲入我的褲子和內褲，滴落在地板上。
一陣汩江、急促的水聲在寂靜的廁所裡迴盪。
「……等等。這個人，難道是……」
“你在開玩笑吧？！你尿褲子了！！”
“哈哈哈哈！太搞笑了！他尿褲子了！”
四人女廁充滿了她們欣喜若狂的笑聲，震耳欲聾。
“快拍！趕緊拍個視頻！！”
「我們什麼都有了！就叫它《海姆的弟弟被踢中下體，現在正在哭著尿褲子！》吧！」
「停下來……求求你……停下……」
我試著用顫抖的聲音哀求，但從我嘴裡發出的只是混雜著唾液的可憐呻吟。
按在我胯部的手沾滿了我的尿液，一股冰冷、不舒服的感覺籠罩了我的全身。
鏡頭越來越近，決心不錯過我可憐的身影的任何一個細節。
相機快門發出咔噠聲，紅燈亮起，表示正在錄影。
他滿臉淚痕和鼻涕，狼狽地躺在那裡，下身濕透了。
身為男人的驕傲，身為人的尊嚴——這一切都在這間女廁冰冷的地板上碎成了無數片。
「哈哈！我想把這個給海姆看！我想告訴他，他那驕傲的小弟弟尿褲子哭了！」
“如果這件事傳開，你就不能再來上學了！”
「活該！誰讓你這麼傲慢！」
他們的話語像尖針一樣刺痛我的心。
疼痛絲毫沒有減輕的跡象；相反，下腹部的鈍痛感越來越深，越來越沉重。
我渾身顫抖，動彈不得。
我連抓住扶手或木製平台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在自己的氨氣海洋中顫抖。
「……啊……呃……」
它讓你意識到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
這種悲劇的後果是，她試圖挺身而出，而不是躲在海姆的陰影下。
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最終卻以最悲慘、最屈辱的方式失去了尊嚴。
絕望、劇痛和自我厭惡折磨著我。

他們四人徹底拍下了我尷尬的模樣後，交換了一個滿意的眼神。
“夠了。我不想再和這種骯髒的人在一起了。”
“真的開始有股味道了。我們走吧。”
“再見啦，白郎君。希望你明天開學一切順利！”
鎖頭咔噠一聲打開了，四個人歡快的腳步聲漸漸消失在遠方。
女洗手間裡再次陷入一片寂靜。
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蜷縮著身子，臉色蒼白，全身顫抖，身上沾滿了自己的尿液。
「……抽泣……打嗝……」
在空蕩蕩的洗手間裡，我終於放聲大哭。
腹股溝的劇痛依然沒有消退，濕透的衣服帶走了我身上的熱量，讓我更加痛苦不堪。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只是在反駁一些錯誤的事情。
我只是在維護我自己的正義感。
現實太過殘酷，無情地擊垮了我。
我的雙手放在地上，顫抖不已，使不出任何力氣。
我甚至無法站立，只能把臉貼在冰冷的瓷磚上。
如果這段影片瘋傳，我的校園生活就徹底結束了。
相反，我們無法預知這會為海姆帶來多大的麻煩和羞辱。
是我阻礙了他們。
那是因為我意志薄弱。
我的心彷彿要因為沮喪和羞愧而破碎。
淚水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窪裡，泛起漣漪。
她再也無法忍受下體傳來的疼痛，再次蜷縮成一團。
我的下腹部劇烈疼痛，每一波疼痛來襲時，我都屏住呼吸。
“……幫我……”
我用微弱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呼救，但這聲呼救聲永遠不會傳到任何人耳中。
我感到更難過，止不住地哭泣。
下課後，學校大樓裡異常安靜，只有我的哭聲在空蕩蕩的迴音中迴盪。
已經過去多久了？
疼痛稍微減輕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空虛感開始攫住我。
衣服上的氣味和污漬仍然是我犯下錯誤的證據。
我慢慢地試著抬起顫抖的身體。
但下腹部一陣劇痛讓他無法繼續下去，他又一次倒下了。
「啊……呃……」
他們甚至不被允許移動。
在這個屈辱的地方，我所能做的只有繼續忍受這種痛苦。
暮色透過女洗手間的小窗戶照射進來，為房間灑下詭異的紅紫色光芒。
陰影拉長，將我可憐的身影籠罩其中。
在我的腦海中，阿子和其他人爽朗的笑聲一遍又一遍地迴響。
“我被踢中了下體，我現在又哭又尿褲子了。”
那些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我的尊嚴徹底喪失殆盡了。
那個曾經努力以身為海姆的弟弟而感到自豪的男孩已經不在了。
只有可悲又可憐的失敗者散落在各處。
我咬緊牙關，狠狠地咬破了嘴唇，都咬出血了。
在痛苦和屈辱之中，我能感覺到內心深處滋長出黑暗、陰鬱的情緒。
那既不是恐懼，也不是絕望。
那隻有深深的、漆黑的絕望和怨恨。

彷彿對這個讓我遭受這一切的世界懷有一種冷酷的殺意。
但現在，我甚至沒有力氣表達這一點。
我只能在地板上爬行，忍受那種令人不快的濕漉漉的感覺。
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在模糊的世界裡，我看見我的雙手痛苦地顫抖著。
「……啊……嗯……」
我反覆淺淺地呼吸，等待疼痛逐漸消退。
但情感上的創傷永遠無法真正癒合。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灑在這間女廁地板上的尿液和眼淚的味道。
我好像聽到走廊傳來腳步聲。
有人在找我嗎？
是海姆嗎？
不，請不要來。
我不能讓最不想看到我這副狼狽不堪的樣子的人看到我。
我拼命屏住呼吸，盡可能地縮小自己的體積，以求消失自己的存在。
但腳步聲正朝著前方走來，朝著女洗手間的方向。
咚咚，腳步聲輕柔、冰冷而規律。
我太清楚那是誰的腳步聲了。
絕望再次席捲了我的全身。
腳步聲在門前停了下來。
一片寂靜。
門把手緩緩轉動。
女廁所的門吱呀一聲打開了，發出令人不快的聲音。
落日的暗紅色光芒灑進房間，鮮豔地照亮了我骯髒的身體。
站在那裡的是…
“……希羅姆？”
他的聲音一如既往地低沉、毫無感情。
是海姆。
她緩緩環顧房間，注意到我躺在地板上，液體灑了一地，還有我被抓住時制服上散落的紐帶。
我的臉不應該露在外面。
她把臉貼在地板上，拼命想要掩飾。
但我發出的淺淺呻吟和顫抖的身體說明了一切。
「別過來……海姆……」
勉強發出的聲音嘶啞得可怕，令人心酸。
「求求你……別看……求求你……」
海姆一言不發，靜靜地向前踏了一步。
我能聽到鞋底踩在濕地板上的輕微聲音。
她徑直走到我跟前，慢慢蹲了下來。
“……Shirom”
她的手輕輕撫摸我濕漉漉的頭髮。
那一刻，那份溫暖對我來說卻是難以承受的痛苦。
「……誰？」
一個簡短明了的問題。
但在那聲音背後，卻隱藏著我從未聽過的冷漠。
“……你不必說……這是……我的錯……”
“……是誰對你做的？”
海姆沒聽我說什麼，又問了一遍。
她的目光落在了我兩腿間的污漬上。

海姆的表情依舊如故。
然而，她身上散發出的氣息變得如此強烈，彷彿能將她周圍的空氣凍結起來。
“……Shirom”
“……是的……”
你能站得住嗎…？
「……我做不到……太痛苦了……」
“……是的”
海姆站起身，脫下身上穿的開襟衫，輕輕地披在我的腰間。
“...等我。”
她簡單地說了這句話，然後轉身就走。
“嘿……你是……”
“……打掃”
當海姆離開女廁時，鏡頭只拍到了她的背影。
與之前不同，腳步聲異常安靜，明顯帶有殺意。

【第三階段】完全暴露的純白色內褲

即使回到家後，我也沒有告訴海姆是誰襲擊了我。
那是我僅存的一絲自尊，也徹底破碎了。
他被一個女人踢中了下體，痛得大叫，甚至尿濕了褲子——真是個可悲又尷尬的失誤。
我的自尊心不允許我哭著去找姊姊傾訴這件事。
因為我始終保持沉默，海姆沒有再問任何問題。
即使晚上我爬進房間的床上，也不被允許打個盹兒。
每當我閉上眼睛，白天經歷的那種難以忍受的羞辱就會像一幅生動的畫面一樣重現在我眼前。
被人踢中股溝的劇痛，是我這輩子從未經歷過的。
劇烈的疼痛，彷彿整個下腹部都被燒成了碎片，噁心感如同內臟被碾碎一般。
被一個同齡女孩踢中下體並被擊倒在地，這件事讓我感到無比尷尬。
最糟糕的是，我當時又害怕又痛苦，竟然無意識地尿濕了褲子。
他們濕透的內褲的冰冷觸感和四個人的大笑聲在我耳邊久久迴盪。
“……啊……”
我緊緊咬著床單，在夜色中偷偷流淚。
如果我明天去上學，那段影片可能已經傳遍了所有學生。
我會收到怎樣的目光？我會遭受怎樣的嘲笑？
恐懼讓我全身顫抖，整夜輾轉難眠。
然而，第二天早上我去學校時，我擔心的騷動並沒有發生。
學校內沒有發生任何異常事件，也沒有跡象表明該影片已在網路上傳播。
海姆並沒有大開殺戒，屠殺那四個人。
海姆一如既往地保持冷靜，茫然地望著窗外。
我原本以為會鬆一口氣，但很快就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
從教室的角落裡，Ako、Ina、Urie 和 Eiko 正盯著我看。
他們用手摀住嘴，帶著令人作嘔的咯咯笑聲嘲笑我。
他們沒有把影片散播到整個學校，而是打算把我當成玩具一樣關起來，讓我無處可逃。

我邁著沉重的步伐走到座位上，伸手從抽屜裡拿出包包放下。
我的指尖觸碰到了一張折疊起來的小便箋紙。
當我把它拿出來打開時，上面寫著幾個字。
“放學後，請到昨天女生洗手間集合。如果你不來，我們會把視頻公之於眾。”
冷汗順著我的背流下來，我的心臟怦怦直跳。
從一開始就沒有退路。
尊嚴被踐踏的惡夢才剛開始。
全天的課程感覺無比漫長，簡直像是一種折磨。
我記筆記的時候雙手都在顫抖，根本無法專心聽老師講課。
時不時地，當我轉身時，他們四個冰冷的目光彷彿在一點點地侵蝕我的靈魂。
向海姆尋求幫助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
如果她發現了，無疑會發生比上次襲擊更可怕的血腥悲劇。
而我自己則完全陷入了悲慘的境地，沒有姐姐的影響就無法生存。
這是我自己的問題，也是我必須獨自承受的懲罰。
很快，無情的放學鈴聲響徹整個學校，宣告著一天的課程結束了。
“……希羅姆，你先回家嗎？”
海姆收拾好行李後，輕聲問我了一個問題。
“……不，我今天還得留下來參加一個委員會會議。”
我拼命想糾正自己扭曲的表情，並編造了一個虛假的藉口。
海姆，你先回家吧。
“……好的。那我就在家等。”
海姆緩緩離開教室，沒有流露出任何懷疑的神情。
看著她的背影漸漸消失在遠方，我深深嘆了口氣。
這樣可以。
我們絕不能讓她牽扯進來。
這是我一直保守的秘密，它讓我很痛苦。
放學後，我走過空蕩蕩的教學大樓，感覺自己像個被押往刑場的囚犯。
每走一步，我都覺得昨天腹股溝的疼痛又回來了。
我終於走到了一樓後面那間昏暗的女廁門口。
當我試著去夠門把手時，我的指尖會打滑，我無法牢牢抓住它。
我深吸一口氣，下定決心，推開門走了進去。
他們四個人已經手挽手在屋裡等候了。
我身後的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你沒有逃跑，而是一路來到了這裡。這很好，白郎君。”
阿子帶著詭異的笑容向我走來。
“你不想讓這段視頻瘋傳，對吧？如果大家都看到你這麼狼狽的樣子，你活不下去了。”
“……你想模仿什麼？”
我用沙啞的聲音問出了這個問題。
“我模仿的是什麼？很明顯，是懲罰。”
Urie 亮出了她手中智慧型手機的螢幕。
“你知道我們因為你妹妹的事感到多麼羞愧嗎？”
“所以，這一切，都應該由你，我的兄弟，來承擔。”
伊娜踢了一腳掛在牆上的清潔桶，發出金屬撞擊聲。
“好的，我們繼續昨天沒做完的事情。”
繪子把女生的製服扔到地上。
“穿上那件衣服，一邊舔我們的鞋子一邊道歉。”
“……我不得不拒絕。”
當我顫抖著聲音反駁時，亞子的表情瞬間改變了。

你又得意忘形了……！你根本沒有學習能力！
阿科毫不猶豫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打在我的胸口。
我踉蹌了一下，冰冷的磁磚牆重重地撞在了我的背上。
“抓住它！”
在阿子的指示下，宇理和繪子從兩側按住我的雙臂，將我束縛住，使我無法逃脫。
“放開我……求求你……！”
“閉嘴，矮子！”
伊娜用力拉我的頭髮，強行按住我的頭。
我的手臂和頭部都被遮蓋住，身體毫無防備。
就像昨天一樣，阿子緩緩地脫下尖頭拖鞋，瞄準目標。
「……停止……」
“我會確保你明白自己的位置並牢記於心！”
無情的一腳再次正中我的要害。

砰！

一陣潮濕沉悶的砰砰聲在狹小的廁所裡迴盪。
“Aa
劇烈的疼痛，比昨天的還要強烈，刺穿了我身體的每一根神經。
因為我被束縛住了，無法蜷縮身體，衝擊力直接擊中了我的下腹部深處。
壓力如此之大，感覺我的眼球都要爆出來了，疼痛也極其劇烈，就像滾燙的岩漿灌進我的身體裡一樣。
“啊……啊……啊……嗨……！！”
我完全停止了呼吸，感覺眼珠都要翻出來了。
劇痛難忍，他全身肌肉抽搐，掙脫了束縛，跪倒在地。
“哈哈！今天這個聲音也很好聽！”
“看，看，我們正在拍攝第二部分，就像昨天一樣！”
我蜷縮在地板上，雙手絕望地摀住下體。
疼痛劇烈到我無法說話，只能發出微弱的喘息聲：“呼，呼。”
口水從他的牙縫間流出來，鼻涕滴到了地板上。
昨天我受傷的部位再次遭到攻擊，其威力足以徹底摧毀我的意志。
“啊……啊……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我蜷縮在地上，痛苦不堪，更殘酷的折磨還在等著我。
“嘿，你今天又尿褲子了嗎？”
阿科冰冷的聲音從天而降，嘲諷著我。
“我得去看看他。我要確認他沒有尿褲子，並且穿了內褲。”
“沒錯！他就是個骯髒的尿尿男！”
伊娜和尤里不屑地笑著，粗魯地把手伸向我的腰。
“住手……！別碰我……！”
我哭喊著，顫抖著雙手拼命按住腰帶和褲腰。
但是，股溝被踢到的劇痛，感覺就像下腹部被火燒一樣，讓我完全無力反抗。
繪子用力按住我的手臂，使它們固定在地板上。
“好了，老實點！”
皮帶扣被粗暴地解開了，拉鍊拉下時發出刺耳的金屬聲，在空氣中迴盪。
“求求你們……！別看！！求求你們別看！！”
羞愧和恐懼讓我驚慌失措，我搖了搖頭，眼淚和鼻涕到處飛濺。
但我的拒絕毫無意義。
我的褲子被粗暴地一拉到膝蓋以下。

冰冷的空氣無情地拂過我裸露的下半身。
出現的人穿著純白色的內褲。
“哈哈哈！你在開玩笑吧，這是什麼？！內褲？！”
“什麼？！你都上國中了還穿三角褲？！太土了！！”
女洗手間裡爆發出震耳欲聾的笑聲。
智慧型手機快門快速連拍，以一種殘酷的方式捕捉了我只穿著內褲的畫面。
「別看…求你了…別看…」
我把臉貼在地板上，拼命扭動腰部試圖掩飾，但就連這都成了嘲笑的對象。
“希羅姆和海姆因為住在一起而聞名，對吧？”
阿科蹲下身，湊近我的臉，惡狠狠地低語著。
“這條褲子是你姐姐給你買的嗎？”
“我自己買不起！我姐姐跟我說，’Shirom，你穿三角褲’，然後就逼我穿！”
“也許是我姐姐給我的舊衣服呢！哈哈哈！”
“不……！不是那樣……！”
我想大喊“不！”，但我的嗓子嘶啞了，還沾滿了淚水和口水。
三角褲是一種內衣，其設計旨在非常貼合身體曲線。
那布料無情地緊貼著我嬌小纖細的身體。
我蜷縮在地板上，背部拱起，尤里從後面指著我的臀部，拍著手，笑著打滾。
“瞧瞧！它都快勒進她屁股裡了！”
“哇，你說得對！你的屁股好可愛，就像女孩子的可愛屁股一樣！”
“你的內褲都勒進屁股縫裡了！整個形狀都看得一清二楚！”
繪子狠狠地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浴室傳來一聲尖銳的撞擊聲，一股羞辱性的衝擊感傳遍我的全身。
透過緊貼身體的白色布料，我的臀部曲線和形狀完全顯露出來。
一種難以承受的恥辱，徹底摧毀了一個男人的自尊。
這種羞辱感太強烈了，我感覺臉像著火了一樣，喘不過氣來。
「停下來……求求你……停下……」
“一個男孩穿著這麼土的內褲，應該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阿科的聲音中透出一絲更加黑暗的瘋狂。
她毫不留情地抓住我的雙腳踝，用盡全力把我提了起來。
“啊……！？你……你是……！”
我的雙腿高高抬起，我的胯部和臀部的形狀，以及內褲勒進皮膚的部位，完全暴露在他們眼前。
“哇，姿勢真完美！照片真漂亮！”
伊娜將Masuho相機盡可能地靠近我，從低角度將我的胯部和尷尬的下半身拍進了畫面。
我的腳踝被緊緊抓住，我根本無法掙扎。
腹股溝被踢的劇痛再次襲來，他的下腹部也傳來一陣強烈的噁心感。
「呃……啊……啊啊啊……！」
“來，把腿張得更開些！我要給你姐姐看看！”
尤里把手放在我的膝蓋上，試圖將它們向外掰開。
永無止境的地獄，沒有出路。
他們四個人的辱罵和嘲諷仍在繼續，彷彿一點一點地吞噬著我的靈魂。
下腹部隱隱作痛，下半身不斷暴露在外，極度的羞辱感令人難以忍受。
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世界彷彿被染成了鮮紅色。
「啊……呃……救命……」
即使我發出無聲的尖叫，也只能被他們殘酷的笑聲淹沒。
「白夢，那個尿尿很短的男人，再大聲喊叫點！」
阿科抓住我的腿，來回搖晃我的身體。

每一次震顫，受傷要害部位的神經都像瘋了一樣發出尖叫聲。
「哎喲……好痛……別這樣……放開我的腿……！」
「不行！在你反省自己的行為之前，事情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拍攝還沒結束，所以請保持安靜！”
繪子踩在我的胸口，用她的體重壓我，讓我無法逃脫。
呼吸變得困難，大腦無法獲得氧氣。
地板上散落著我自己的眼淚和唾液的氣味，這更加劇了我的痛苦感。
我拼命壓抑住僅存的一點理智，不讓內心吶喊:“海姆，救救我！”
如果我尋求幫助，我將永遠變成一個無能為力的人，成為我妹妹的「保護者」。
但就我當時的處境而言，我只不過是個可憐的玩具，不值得被保護。
“看，看鏡頭！希羅姆，比個和平手勢！”
伊娜把她的Masuho塞到我濕漉漉的臉前。
「……啊……啊……」
我只能緊緊閉上眼睛，把臉扭到一邊。
“嘖，你還這麼厚臉皮。或許你需要更多懲罰。”
阿子抓緊了他的腿，把他的腿掰得更厲害了。
這幾乎是一個雙腿分開的姿勢。
“啊……！？啊……啊啊啊！！”
一陣劇痛襲來，彷彿我的股溝被撕裂一般，我的身體抽搐起來。
「我幾乎可以做180度劈叉了！”
“嗨！？”
腹股溝的疼痛劇烈得彷彿要撕裂開來，噁心感湧上心頭。
“哈哈！這表情！這張照片是不是拍得最好？！”
“沒錯，太好笑了！他那張醜臉穿著內褲哭喊的樣子真是太逗了！”
這四個男人的粗暴歡呼聲在狹小的封閉房間裡不斷迴盪。
我的尊嚴早已被撕成碎片，不留一絲痕跡。
他只不過是一團血肉之軀，繼續被他們按照惡意的慾望玩弄。
我的身體止不住地顫抖。
被迫分開雙腿的劇痛，以及只穿著內褲雙腿被抬高的羞恥感，正在慢慢摧毀我的意志。
「求求你……原諒我……」
最後，我忍不住說出了懇求的話。
“嗯？你說什麼？我聽不見！”
尤里把手放在耳朵上，故意誇張地要我重複。
「請……原諒我……我……錯了……」
“你到底在為什麼道歉？好好告訴我！”
“對不起……我不該穿內褲……我一時衝動……對不起……”
我被迫說出了那些屈辱的道歉話。
Masuho的影片記錄了每一個字。
“哈哈！他說，'對不起，我穿了內褲'！太好笑了！”
四人的笑聲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加響亮了。
這是遵照傳票執行的結果。

【第四階段】班上女生用電動按摩器霸凌學生

“好，接下來我要好好懲罰一下你這厚臉皮的小襠部。”
伴隨著阿子扭曲的聲音，抓住我腿的那雙手抓得更緊了。
她抬起一條腿，用鞋尖的鞋底緊緊抵住我的胯部，透過我的內褲可以看到我的胯部。
“啊……？你、你是……？！”
“這是男士們經常會做的事情。你知道什麼是‘電動按摩器’吧？”
“啊……！？停……別那樣……！”
當我明白這些話的意思時，我全身的血液彷彿流乾了。
電動按摩器－一種邪惡而危險的惡作劇，通常是男孩之間用來開玩笑的。
我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和我同年紀的女孩會在女廁裡對我開這樣的玩笑，而我根本沒有逃脫的路。
“開始了！”
瘋狂爆發了。

狗狗嘎嘎嘎嘎嘎嘎！ ！

阿子開始快速而劇烈地抖動雙腳，鞋底用力摩擦著我毫無防備的股溝。
“Aa
一陣劇痛襲遍我的下腹部。
被踢到腹股溝的部位受到了一系列強烈的壓力和摩擦。
鞋底堅硬的觸感壓碎了我內褲的薄薄布料，摩擦著我體內的敏感部位。
“啊……啊……停……停下來！！”
摩擦和強烈的壓力會讓人感覺要害部位被撕裂。
震動透過骨骼傳遍整個下腹部，帶來劇烈的噁心感，感覺就像內臟被攪動一樣。
“哈哈！它抖得好厲害！它起作用了，它起作用了！”
「哈哈哈！白郎的表情太搞笑了！他好像要把我弄暈了！」
伊娜和烏裡大聲笑著，把他們的Masuho相機拉近，繼續近距離拍攝我的悲慘遭遇。
“啊……好痛……好痛……我要崩潰了……！好痛！”

磨啊磨啊磨！ ！
嘎嘎嘎嘎嘎！ ！

每次我的腹股溝受到擠壓時，積聚的廢物就會從內部壓迫我的下腹部，讓我感到劇烈的疼痛，感覺自己快要瘋了。
每次鞋底在我的敏感部位左右滑動時，我都感覺像是有無數根神經被直接撕裂，眼淚止不住地湧了出來。
唾液和鼻涕混合在一起，順著脖子滴下來。
“加油，加油！還沒結束呢！”
阿科笑了，然後放慢速度，換成沉重、果斷、重擊的動作。
隨著一聲隆隆聲，我的腳跟承受著我的重量，深深地陷進了內褲裡。
呃
我倒吸了一口氣，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一片白光。
與快速震動不同，沉重的鈍壓會壓碎要害部位，夾在骨頭和鞋底之間的血肉會發出痛苦的尖叫。
他完全停止了呼吸，從頭到腳全身僵硬。

“感覺怎麼樣？這更痛苦，不是嗎？”
「住手……求求你……住手……我求求你……！」
我哭喊著，拋棄了所有的驕傲和一切，乞求原諒。
然後，阿子突然停下腳步，低頭看著我，臉上帶著一絲嘲諷的笑容。
“嗯？你想讓我停下來嗎？”
「是的……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求求你……」
“好的，我有個問題想問你。”
阿子調皮地歪了歪頭，鞋底還擱在我的胯部。
“希羅姆，你今天小便了嗎？”
“……圖片……？”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讓我措手不及，我淚眼婆娑地抬頭看著她。
“...還沒有...”
放學後我剛想去洗手間就遭到了他們的攻擊，所以我到現在都沒辦法去洗手間。
“哦，我明白了！那麼...”
阿子邪惡的笑容更加濃重，她下令。
“如果你現在穿著內褲就尿褲子，我就不給你做電按摩了。”
“……！？”
“來吧，就像昨天一樣，今天穿著它們再尿褲子吧！然後我就停下來！”
“我……我做不到……！我不想……！”
光是被迫只穿著內褲抬起腿就已經夠讓我羞辱到想死的了，現在你還要我自願尿褲子？
當我拒絕時，阿子的眼神閃過一絲冷光。
「你以為你有權利拒絕嗎？好，我就繼續給你做電按摩，直到你屈服為止！”
“啊！？不！！！！！！”
接下來，開始了極其強烈、快速的電擊按摩，雙腳用力跺腳。
鞋底重重地撞擊在我的要害部位，每次都讓我全身彈了起來。

砰砰砰砰！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點，尿出來！尿出來！把你的尿液弄黃那條白內褲！」
繪子用腳狠狠地踩在我的胸口，把我固定住，以免衝擊力傳遞出去。
下腹部同時出現劇烈疼痛、壓迫感和強烈的尿意，三重打擊我。
每次她的下體被擠壓時，她都會發出尖叫，彷彿她已經脹到極限的膀胱即將爆炸。
“啊！它要出來了……！它要出來了……！”
“放出來吧，放出來吧！是時候讓布里夫斯小便俠展現他的真正力量了！”
尤里覺得很有趣，拍了拍手。
阿子的雙腿加快了速度，高速震動刮擦著她的股溝。

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磨！ ！

每當我的鞋底刮擦到什麼東西發出聲響時，我都會感到劇烈的疼痛，就像要害部位被點燃了一樣。
「啊啊啊！好痛，好痛，好痛！求求你別這樣！我要釋放出來！我要釋放出來！！”
再也無法忍受痛苦，我最終拋棄了理智和尊嚴。
我繃緊下腹部，拼命想放鬆尿道。
然而，劇烈的疼痛導致我全身肌肉僵硬，排尿困難。
「快點！你要是撒謊，我就讓它更厲害！」
阿子將更多重量壓在他身上，用腳狠狠地踩在他的敏感部位，跺著腳朝下踩向地面。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一刻，我下腹部的排尿開關被強行關閉了，它已經達到極限了。
滾燙的液體猛地噴入內褲裡。
「啊……啊……啊……」
一股溫暖灼熱的感覺迅速蔓延到緊緊壓著的白色織物上，瞬間形成了一塊黃色污漬。
滾燙的液體浸透了塞進她臀縫裡的布料。
“哈哈！洩漏出來了！他真的自己洩漏的！”
“哦不！我的內褲變黃了！好髒！”
伊娜用相機完美地捕捉到了這一刻，並歡呼雀躍。
我的內褲濕了，雙腿仍然抬起，我繼續小便。
“因為她抬起了腿，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尿液滲入並緊緊地粘在她的屁股上。”
溫暖的液體無法被他的內褲後部兜住，順著他的背流了下來，在地板上形成了一灘水。
「呃……啊……嗝……」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是我自己洩漏的。
他身為男孩的自尊心徹底破碎，他淪落為一個可憐的撒尿玩偶。
即使尿濕了自己，我的身體顫抖的現象仍然沒有停止。
“正如我承諾的，我現在就停止電動按摩。”
阿子滿足地移開了腳，但她並沒有鬆開抓著我腿的手。
“但你並不是說懲罰就此結束了，對吧？”
“……嗯……？”
他的話語如此絕望，我濕漉漉的臉扭曲了起來。
“白夢君，你尿濕了內褲，穿起來真好看。”
尤里咧嘴一笑，拉了拉我濕透的內褲的鬆緊腰帶，啪的一聲彈了出去。
「哎喲……啊……」
“來吧，再多露露你的屁股！你的屁股都尿濕了！”
繪子抬起我的臀部，凸顯了我濕透的內褲和臀部的形狀。
尿液溫熱的感覺和四個男人的嘲笑聲讓我感到比死還屈辱。
接下來我該怎麼跟你玩呢？
阿子臉上帶著陰險的笑容，似乎在盤算著下一步的酷刑。
從一開始，從女廁逃跑就是不被允許的。
我只能在濕漉漉的地板上瑟瑟發抖。
「求求你們…讓我回家吧…」
“不行。除非白郎完全接受懲罰，否則我不會讓你回家。”
伊娜用她的室內鞋戳了戳我濕漉漉的肚子。
“來吧，你為什麼不向你姐姐求助呢？試試看：‘海姆姐姐，請幫幫我。’”
“……不……我不要那樣……絕對不要……”
無論我看起來多麼痛苦，有一件事我都不能說。
那是我僅存的抵抗力。
“哦，你還是這麼固執嗎？”
阿子冷冷地俯視著他。
“看來你還沒受到足夠的懲罰。”
「沒錯！我們需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愛！”
這四個人的惡意毫無底線，他們越陷越深，越陷越深。
腹股溝的疼痛一直持續到我的下腹部，感覺像一陣鈍痛。
尿液暴露在空氣中逐漸變冷，這種額外的不適感快要讓我抓狂了。
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他們的身影變得詭異扭曲。
“內褲小便男，擺個姿勢。”
尤里拉著我的頭髮，強迫我把臉轉向鏡頭。

“來吧，笑一笑！擺出一副‘我高興得尿褲子了！’的表情！”
“……啊……”
這根本不好笑。
我當時唯一能做的就是流下沮喪的眼淚。
「你竟敢！你要是不擺臉色，我就再打你！」
繪子狠狠地打了我大腿一巴掌。
一聲乾澀尖銳的迴響傳來，留下了一個紅色的手印。
“啊……”
我全身都痛。
但最劇烈的疼痛還是在心臟部位。
我如此悲慘、無能為力，簡直就像玩具。
身為海姆的弟弟，我曾經擁有的那份自豪感已經徹底化為灰燼。
“嘿，我們每天放學後都這樣做吧。”
阿科笑著建議。
“好主意！不如把它變成日常活動吧！一起觀看白郎君尿濕內褲！”
“那肯定很有趣！我們讓他們每天擺不同的姿勢吧！”
他們四個人討論著如何毀掉我的生活，語氣就像在和幾個朋友討論放學後買零食一樣輕鬆隨意。
「絕望」一詞都不足以形容那種感受。
我的日常生活徹底結束了。
“……呃……啊……”
他們繼續用冰冷的眼神俯視著我，我只能發出呻吟聲。
女洗手間天花板上的螢光燈詭異地閃爍著。
那束光淒涼地照耀著我羞愧的模樣。
無處可逃。
沒有希望了。
然而，這種屈辱和痛苦的地獄般的折磨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腹股溝處沉重而鈍痛的感覺再次逐漸加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電動按摩器造成的損傷急劇惡化，影響了整個下腹部。
「呃……啊……啊……」
“怎麼了？還痛嗎？”
阿子咧嘴一笑，用鞋底輕輕戳了戳我濕漉漉的內褲表面。
“啊……！別碰我……！”
“我們要摸他！因為白郎君是我們的！”
所有物。
那些話深深傷害了我。
我不再被當成人看待。
它只不過是一種緩解壓力的工具，一個用來玩的玩具。
“來吧，把屁股抬高點！”
繪子毫不留情地將我的臀部向上推。
內褲勒得我皮膚生疼。
「嗚嗚嗚……啊……啊……啊」
“我們多拍些照片吧！從不同的角度拍攝！”
相機快門的喀嚓聲持續不斷。
我那些可恥的部位、我的屈辱、我可憐的外表都被保存成了大量資料。
如果這些事情公之於眾，我以後再也無法沐浴陽光了。
那種恐懼讓我徹底屈服。
“Shirom-kun 好可愛！”

尤里一邊輕撫我濕潤的臉頰，一邊發出嘲諷的笑聲。
「別用你髒手碰我…」
“你才是髒兮兮的，對吧？你尿褲子了！”
我無話可說。
因為這是事實。
我是個骯髒的人，因為我尿褲子了。
我的自尊心徹底崩潰了，我的思維也變得混亂不堪。
我只能希望這段時間快點過去。
然而，這四個人絲毫沒有表現出興奮之情消退的跡象。
“嘿，我們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們來做點更有趣的事吧！”
我們需要增加影片的種類！
歡快的笑聲在我頭頂迴盪。
地獄的第二幕即將開始。
我緊緊閉上眼睛，咬緊牙關。
忍受身體上的痛苦，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這樣繼續忍耐。
淚水止不住地流淌，滴落在地板上的水窪裡。
我甚至不敢想像自己會崩潰到什麼程度。
海姆的臉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
我不知道她現在是不是在家等我回家。
她會怎麼看待我這副狼狽不堪的樣子？
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我絕對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即使這會要了我的命。
因此，我別無選擇，只能獨自一人在這裡忍受這一切。
無論我遭受多麼可怕的待遇。
“現在，白郎君，該接受你的下一個懲罰了。”
阿科冰冷的手再次伸向我的身體。
我的尖叫聲再次在黑暗潮濕的女廁迴盪。
無盡的黑暗徹底吞噬了我。
我只能詛咒自己的無能為力，並默默承受更多的痛苦。
被困在無處可逃的籠子裡，悲劇無聲卻又無情地繼續上演。
我的意識深深進入屈辱和劇痛的浪潮中。

【第五階段】灌腸

我躺在地板上，淚水順著臉頰流淌，這時繪子開始翻找她的包包。
“沒錯，我確實有件好事。”
說著，她把一個裝在藍白裝飾盒裡的無花果灌腸劑舉到胸前。
當我看到那個圓形的、風箱狀的容器，以及從其末端伸出的細長噴嘴時，我全身的血液都流乾了。
連我都知道灌腸是做什麼用的。
如果把那種東西注射到我的屁股裡，我會感覺到強烈的排便衝動，感覺自己快要拉屎了。
“嗯，繪子……你便秘了嗎？”

當亞子皺著眉頭問時，繪子故意左右搖晃食指。
“不，那不是我，我沒便秘。”
「啊？那你為什麼隨身帶著那樣的東西…」
伊娜說完這番話後，突然睜大了眼睛，低頭看著只穿著內褲的我。
尤里似乎立刻明白了什麼，用雙手摀住了嘴。
“……你在開玩笑吧！？繪子，你不會是認真的吧……！”
“沒錯！這是專門為白郎君準備的特別菜單！”
當繪子用手指嬉戲地擺弄著無花果灌腸劑時，封閉的廁所裡爆發出一陣笑聲。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一個男的？
致你班上的女生？
我會接受灌腸嗎…？
這個令人羞辱的故事讓我體溫驟降。
“哈哈哈哈！真的嗎？！你們要給男學生灌腸無花果？！”
“哇！這真是天才之舉！這是最嚴厲的懲罰！”
「哇！我從來沒聽說過脫掉男人的內褲，然後給他灌無花果腸子！”
“所以你尿了我褲子之後，現在又想讓我拉褲子？！我肚子疼！”
他們四個互相拍打肩膀，跺著腳，歇斯底里地大笑。
「嗯，你知道，光是小便還不夠，對吧？」
“僅僅讓他小便並不足以表明他真的感到悔恨！”
“如果你往肚子裡灌無花果，你肯定憋不住，肯定會拉屎！”
「太搞笑了！我等不及要看啦！等著看白郎拉褲子呢！」
女孩們殘酷的歡呼聲在狹小的私人房間迴盪。
然後，阿子抓住我的頭髮，強迫我抬起頭，帶著邪惡的笑容說。
“那麼，白郎君，是時候給你灌腸了！”
「求求你……別這樣……求求你，什麼都行，就是別灌腸……！」
“嘿，白夢，你以前灌腸過嗎？”
尤里帶著一絲嘲諷的笑容問道。
海姆給我灌腸的畫面瞬間閃現在我的腦海中。
但一想到要告訴他們這種屈辱的灌腸經歷，就覺得太尷尬了；我絕對無法忍受。
我咬著嘴唇，緊緊閉著嘴，阿子不耐煩地伸出了手。
我的陰囊毫無防備，被人隔著濕透的內褲用力抓住並扭動。
“Aa
一陣劇烈的鈍痛襲遍我的股溝，我痛苦地尖叫。
“快點回答！有人在問你問題！”
「呃……啊……啊啊啊啊……！」
劇烈的疼痛，就像睪丸被碾碎了一樣，幾乎讓我回答「是」。
但如果我在這裡回答，我會顯得更愚蠢。
我忍著疼痛，淚水順著臉頰流淌，拼命地想要保持沉默。
“哈哈！你保持沉默，表示你以前灌腸過！”
“啊…”
伊娜被我的沉默逗笑了，高興地拍手。
“所以，你明白如果你使用無花果灌腸，你會立即感到強烈的排便衝動，感覺就像要拉屎一樣，對吧？”
“不……我不想……如果你給我灌腸……我會拉屎的……！”
「你當然會這麼做，你是為了拉屎才這麼做的！快點，四肢著地！」
繪子和宇理強行抬起我的手臂和腰，迫使我的手和膝蓋著地。
它們被迫採取四足行走的姿勢，臀部高高翹起。

“停下來……別看……！”
下一刻，阿子的手伸向我濕透的內褲腰帶，迅速地把它拉了下來。
布料滑落，將我最深處的部位——臀部和肛門——暴露在寒冷的室外空氣中。

試用版到此結束。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很高興你也能閱讀完整版。